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弇州續稿卷四十五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序

壬午江南武舉序齒錄後叙

萬歷壬午秋御史偕兵使者合吾吳雲間晉陵京口四郡勒射決筴之士若而人三試之而吾州之裒然其魁

者徐某氏謂當如諸生都試有録不獲請則又合而以其齒併及爵里世系請於兵使者旋以兵使者指問序於不佞世貞不佞謂徐某氏爾來前御史偕兵使者謂爾曹實材將以薦之天子采爾謀賈爾武夫鏤膺韔弓銛鋒之矛唯敵是仇唯少年是求而何所論齒爲呼吸之際被羽先登介而衝衝爭者得之而又何所用讓爲徐某氏曰然歟否否子獨不睸於晉文公乎文公名盟主也狐趙名謀士也其治兵而欲納王也寀於衆而亡

所不中奏馬而猶未用也及其少長有禮也而後用之夫少長有禮此何與於一戰而文公汲汲焉先之以風勵遠邇是故剛而無禮之子玉鋒乍接而盡靡迨其没也世世用其餘教以主齊盟故飲至論功之際士燮讓於書讓於羣帥受賑之頃原季以謀主讓而自居其七士匄以中軍之佐謂伯游長而讓之雖以欒黶之汰而兩不敢為忮迨夫子孫之衰而廉將軍欲以其趨武而先藺大夫然藺大夫卒能以一言下之而文為讓也寧

與夫祖龍所稱王將軍老矣李將軍果勢壯往可用也竟之縛荊王者疇歟夫棄禮讓尚首功貴少賤老此亡秦之續而隣於狄者也吾弗取也不佞亡以應曰爾言辨請拭目而竢爾曹異日緩急椎轂則長者效謀小者效力矢遊刃接則少者椎鋒長者持重行賞登位則長者稱老不任少者推未更事雍容齒讓之風洋溢介胄貂蟬閭寧獨衿紳之儁已哉且夫寧獨晉吾吳之先固文身髠結地也而泰伯實以讓君之餘昧僚光之相禪

百戰為國而季子復逡廵以讓處其間而莫之害也信哉若爾曹言齒讓之不可已也葢徐某氏之父曰寧陽令君嘗與先司馬為諸生文社而某歸田日不佞又數奉杯酒周還庶幾世講焉其録序齒也亦將以脩世講也故不能辭而為之叙于末簡

報慶紀行小序

漢有兩司馬者皆嘗官侍從奉文史之職其一游江淮會稽探禹穴浮沅湘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最後而有

蜀役其一即自蜀西南通夜郎定卭筰冉駹斯榆地而皆能以山川之勝助發其文章髙名蔽天壤弟當其時未聞有一言以紀其所謂勝者至錢唐之宋而范致能陸務觀輩始有紀行之文而其辭又多猥雜不稱余固慨歎其不相當今者乃得信陽王太史所著撰則諸經行覽眺離合宴酬土風名勝若燦指掌幸而不為兩司馬所先不落第二義其視致能務觀攸不亦瞠乎後哉抑當武帝時天下方疲於誅討而司馬所使蜀則皆以

兵草行有寢食所不能甘者安暇滌研泚筆以從事著述若范陸之世其使北則界淮爲華夏其適楚則畫江爲南北藉令滌研泚筆而從事著述氣亦先筆研而索所云猥雜不稱者宜也夫王太史離疏而侍王上備法從者十餘年以皇子大慶輟經幄史筆而將命于二藩國藩國之賢王擁篲而迎築宮以居舟車萬里無毫髮干陬之警以勞顏色又獲便道梓里稱觴太夫人前其爲熙世偉際視昔人不啻勝萬萬也以故感慨牢慅之

之旨紲而和平爾雅之音伸使天下後世誦之有躍然而思遘其時者在此紀哉太史既渡江訪余弇中余時尚能芼羹雪桃為東道主今轉徙而之荒野不能矣然而有一丸墨足濡潦倒數言以序太史紀過此亦不能矣太史毋更涸我

曾子清孫武子注疏序

三代而下能得兵理者莫過于孔老氏孔子之繫易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又曰剛中而應行險而

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老子則曰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憺為上又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又曰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葢亦精微之致哉其次則莫若孫武其言曰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拔人之城而非攻又曰見勝不過衆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戰勝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者也善戰者之勝也無智名無勇功若孫武者庶幾能得兵理者也自是而後雖强如

項籍勇如韓白以稱知兵事可耳得兵理則末也諸為孫武而訓故之者凡十餘家言夫以强如項籍勇如韓白尚不敢以得兵理歸之而是十餘家者為能得兵之理乎哉夫是十餘家者得兵之談而不得其所以談其所以談則理也友人曾子清氏少遊諸生讀書商城山中業成且奏公車而中厭之曰此齷齪文士用耳已跨鐵裲襠馳生馬駒左右發三石弧七尺之劒五步不留行復厭之曰一人敵耳丈夫當學萬人敵於是悉習古

兵法當是時天子方有事島夷大將軍幕府賢子清氏而辟之慷慨長揖釋衿紳而襲韋跗注一見取金紫再見取偏將軍印數困賊于肉鯢之嶴嶼而徼取之有功當封者數矣而見中忌者羅文網數上書自明乃得解仍以偏將軍待次自子清氏之待次而名用才者往往禮致之稍與深談則大詫曰與共事必且踞吾上是必坐而使我我亦安能手通侯之綬而授夫夫子清氏度終不見用復歸商城山中益旁通內典前三歲余卧

弇州園子清氏擔簦來謁因相與劇談西竺古先生之教與菩提達磨之心旨縱横蠭起不可窮以為真遺世者數日而後得其旨葢未嘗一食不在兵也余乃起謝之曰余僧而髪者耳無定水以息君火而揚尼連之塵佐之有所不能乃舍去今年余已徙恬憺觀子清氏復來謁甚談西竺益精而閒出一編所謂孫武注疏者示余曰强為我讀之讀之則掩卷謂曰子奈何僇我夫我旦暮人灰槁之不卹而奈何起我壯心而誘之僇也雖

然吾嚮以為孫武得兵理者也吾不敢謂公得兵理將以為勝項籍韓白吾敢以公得孫武理者也世之有用子而執此以往以安天下可也不然而子之注疏行而有用以安天下後世亦可也子為子之事吾為吾之事而已矣坐有短子清氏者曰及閫之用偏將軍而不出一筴剪滅此寇而後朝食又不出一筴以先文因而離之豈其時用未熟耶將令者空言也余不應已而曰吾且為子言孫武孫武之書顯於王闔閭未幾而用之以

霞郢功固班班史籍也然胡以再詘于秦救而不知師之老又不知挾奇以取勝何也檇李之役又胡以委王闔閭于越也夫郢之役王闔閭狃勝而驕子胥逞忿而黷檇李之役王闔閭輕越而自恃强其于孫武葢用之而不盡用者也夫以用之而不盡用則武且見屈而況子清氏哉又曰孫武固言之無智名無勇功子清氏奈何有之也余復不應

馮祐山先生集序

余十八為州諸生事故府主馮公與公之子今叅政敏
功生同歲公每試諸生經義時時甲乙因相得甚懽當
是時公以名諫官舉職出外數更大州邑有循吏聲而
姿貌偉秀談説慷慨即見者靡不以三事期公而公性
特高朗不耐骫骳事上官僅以再轉以去公之去歸其
鄉平湖距余家不三百里而近閒僂行再見之酔公別
墅山池而别最後余解鄖節過公公得叅政封然已病
强出而執余手謂曰後會之不能再將奈我何意若有

屬者而亡何公竟以壽考終既葬而始從參政所得公所著集若干卷卒業焉乃歎曰世之不能知公若此哉毋論世不能知即余不佞知之然亦不能盡公而今而後乃為佹盡公也始余謝諸生學即喜為古文辭與一二友生信眉談說西京建安業以為後世亡當者今操觚之士亦往往能舉之大較有二端柔曼瑰靡之辭勝則見以為才情然其弊使人庸立而不振感慨揚厲之辭勝則見以為風骨然其弊使人氣溢而多競此二者

驟而畧讀之以為非治世音不可然所以為治世者不在也公之所撰著文若詩於格固亡論余得竊窺一二若觸邪之簡峭直深覈何異劉子政蔡中郎籌事諸劄皙幾中窾庶幾陸敬輿蘓眉山叙記志傳蘊藉疏暢得之廬陵為多詩古近體温厚爾雅渢渢錢左司劉隨州遺響要而歸之尼父之一言曰辭達而已矣令識者讀而三復之而求其所謂非治世音不可得也日者大宗伯亟為上言欲大正文體而嶺表策士至甚口而詆訶

操觚之徒以為鈎棘僻蹇則胡為陽左而陰右之其身于鈎棘僻蹇抑甚焉曷不取公集尊顯之布之功令其于回風而嚮治必有當也夫僞盡者幾得之而猶小有未竟之稱也公有計然筴可以伯屈而僅康其家有容成術可以長世屈而僅以却疾吾故嘗聞之人卒卒不能叩公所以稱僞盡也公之卒其鄉人祠而記于鄉所蒞州邑人祠而祀于州邑參政又不勝其思而為之標本而光大之非一鎡集行世固有盡知公者亡所事余

矣

方鴻臚息機堂詩集序

余自甲戌識方先生於燕中而先生已有名文章會其郎考功棕核百揆名實余不敢以雕蟲之技進已而内相慕也鄖襄之役則再損書致殷勤焉而余尋罷歸里先生轉選部提衡公平不能得執政意旣遷佐容臺而言者一尋𡨋中之先生即謝去卧隆中者幾十年所而强起拜大鴻臚分司建業始以其所著息機堂集使使

授余請一言之弁謂毋惔雖黃庶得受而加削余不敢伏讀先生所為詩若五七言古體雖不為繁富亦不汲汲求工於效顰抵掌之似大較氣完而辭暢出之自才止之自格人不得以大歷而後名之至於近體鏗然其響蒼然其色不揚而高不抑而沈固中原之所鍾靈而盛世之響也先生南陽人也其北曰洛東曰汝南蓋皆虙犧公旦之所指以為天地中者而南陽綰其間山川之秀若丹霞大胡列仙之轍桐栢造天淮水其下以成

四瀆人才之盛則有若吴鄧岑賈卓褒德之流以武畧政術佐英主成戡定撫鎮之功而其後代以不乏若張睢陽之為節昭乎揭白日麗層霄焉顧獨於文士不數數葢僅一張平子岑嘉州而已豈一時諸賢豔於功名之盛足不朽而無所事鉛槧耶將天地之美靈未盡發而猶有待耶今天下名為極治平雖不盡推轂文士亦不至詩書禁矣以天地之中英靈鍾之先生其有以凝承之哉去先生邑而近者大梁李獻吉高子業信陽何

仲默錚錚矣先生毋但已也毋論他結撰詩於古必融而趣建安於近必汰而衷王杜繇是而上之舍筏而問風雅之津何難哉余老矣内愧所謂雕蟲者且棄去矣必欲弁余言請質於先生之鄉張助甫以為何如

徐天目先生集序

徐天目先生者故江西左使中行也家居天目山之陽因自號天目山人云先生卒豫章時其遺稿多散佚而吾弟敬美走治喪事鳩之僅得十之六以屬其門人郭

造卿葢三載而始致自造卿所張司馬肖甫時鎮浙爲梓行之先生之從子詠輩謂知先生毋若不佞宜有序不佞故已倦筆研且聞之策諸生者云天下葢有文章之士呻吻而談先秦櫛韻而畀大歷一操染則謂千古盛事一語稍合則謂靈均以來此秘未覩意味偶同則嘵嘵然而謂努力中原鞭弭當世始而倡之者一二人既而和者數十人又其後人人能矣其言人人能者妄然竟以是獲時趣人以誚不佞若豈其一二人人耶不

佞老忽忘前語于鱗或有之然此一二人自于鱗外不先生當亦不佞于鱗歿先生令又歿而不佞復序先生集七論即不能為先生重世用是見訾詆即序之而疇信之詠𦍒曰不然微夫人而知家先生者不加益也微夫人而不知家先生者亦不加益也毋論家先生倡第吾子倡而家先生和誰曰不可且吾子之善家先生天下莫不知柰何以一時嫌而避棄其生乎不佞無以應乃謂詠𦍒何俟余言子之家先生摛文辭而衷者無過

何信陽碑其大畧曰鄙人之言何知文士往往鮮行遂以槩天下賢者謂不得與節義齒則投管歎之士之經緯兩儀彌綸三極其次恢展鴻猷潤色洪業又次閱時政得失主文譎諫勸戒所由昭焉節義其一支耳何言不得齒也則彼所稱士之能文譬之農服耜工之貿易其本業者抑何重輕縣殊也夫先生雖要於重文事至乃高自矜詡黨同伐異相持摭而不能相下如彼所稱斷斷乎無之不佞與先生友三十年生平無移市色不

作仰天眼畀巽自牧汎愛容衆親仁煦煦其所遘苟一能操染即傾心事之不必均行也得一當心語即激賞而進之不必盡同調也已有所結撰出而合乎古即歎然曰吾尚未敢當執鞭進而古人所未經道更自疑曰得無離乎亟繩之二子以故先生於文章有實勝而無名高今其集具在諸詩咸發情止性喻象比意或清而和或沈而雄緩態促節變化種種然以引於左準右繩無弗合也持論之文辨而不激叙事之文峭而能潔發

意之文暢而歸典不知於西京何如東京而下當無復
有賢於先生者且夫靈均不為近體而先生與于鱗不
為騷則終始不相覯已何言未也夫餖飣古文竒字期
䮲目詞心而止以此苛責于鱗或有之先生集具在藉
令坦腹而受弾射焉在中的嗟乎如此而又何難倡焉
先生為文名家餘三十年慭天下信其人不以忌故而
廢其稱長者殁之日不能調棺殮其鄉人哭於鄉所後
先治吏民哭於其地客祓一顧眄者趣而赴哭於喪感

若一則文士鮮行所三歎於信陽氏者先生深旨哉語有之與嬙為鬬孰知其故今夫驟貴者有所齮齕示舍而傅絳灌之樸以自植趣好者增樹牙頰肆言而挫相形之敵以示親此故也夫安能不一辨雖然先生之茲集行天下後世要必有皎然者道並行而不相悖何為言哉余贅矣余乃贅矣

張伯起集序

張伯起者吳人也少於余一歲始余為郎奉使歸吳里

中而伯起名聲籍甚吳人於古今文辭推王文恪公於詩推徐迪功於書推祝京兆文待詔一旦以屬之伯起待詔時猶老壽無恙每伯起一造門輒倒屣出迓把臂促膝盡爾汝之分且復自歎以得尚伯起晚余所善彭年孔嘉每謂余不恨伯起不識公恨公不識伯起然余卒卒竟無由識之而又數年乃始定交已相得懽甚伯起才不能盡發而為樂府新聲天下之愛伯起新聲甚於古文辭伯起夷然不屑也其所應時制自諸生

升太學上舍屢試輒甲然僅用以得京兆薦至公車輒報罷則毋不稱伯起之才而歎其屈伯起復更然不屑也獨於古文辭有所搆結則益工諸岳牧令長上事徙罷不得伯起言無以榮父不得伯起言無以予兄不得伯起言無以弟吉凶慶弔不得伯起言無以叅其事以是伯起之搆結日益繁而其傳亦日以廣人或謂伯起材何所不際能騁其麗靡則可以蹈籍六季而鼓吹三都騁其辨可以走儀秦役犀首騁其吊詭則可以與莊

列鄒愼具賓主高者醉月露下者亦不失雄帥烟花而奈何拘拘此繩墨爲伯起應曰吾不知也吾發於吾情而止於性發於意而止於調反之我而快質之古而合以爲如是足耳且夫辭達者孔父之訓也一經一緯宛然理矣而加組焉弗敢爲也一宫一商悠然音矣而加繁焉弗敢爲也此伯起說也識者謂伯起非才之難有才而不求盡之難非名之難不巧爲弋以獵名之難余亦云云屬者歲之庚辰伯起復當應公車辟念太夫人

老不肯行曰奈何以一第而易吾萩水自是却掃簡去扶侍之暇往往收視反聽以求靜中之端倪而於玄牝槖籥之旨亦若有通會者時余名為棄家亡所得聞而甚奇之乃一日盡裒其所撰若干卷謂余必蘄片言以惠我身後余竊怪伯起何以有此嗟夫魏文帝雄主也威無所不加貴富無所不極而獨慨然於文章之一端曰經世大業不朽盛事豐儒從而笑之此未可笑也必恃理而不朽安能續六經哉且夫出世之不得則思所

以垂世亦恒也余姑書此以答伯起或曰子自解子嘲耳子不能如君茵焚筆研伯起且怪子矣

兵車心見序

嘉靖之季天下北騎戰南舟師所游大人多好言兵而所見毋如戚少保俞都督者其人皆婁拜大將有樓船功而極言車戰之利且恨不得一當敵余時亡以難也退而思之終不敢自信以為平沙大鹵行則偏箱止則武剛以戰以守其利則然然且有陳濤斜卒不幸而遘

包原險阻左箐右阬進迫井陘退籍陰陵我何以逞然
二將軍名將也而豈欺我今年春故人子王元周以一
編書寄我曰此爲揚郡丘大夫著其編名兵車心見始
不佞妄意二將軍危語耳幾唾弗視久之徐讀而得其
說乃駭曰此非車也盾也盾者諸戰器之一器也何以
得言車非車而擅車之利也車之體方而其用偏盾之
體圓而其用廣擅車之利去車之害强而被之名曰車
車固所不能盡也今夫我以偏師而當大敵敵四嚮而

攻我我駢植而應之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翼以强弩矢
道同的我面面車也被羽先登超險陷堅枉弓之所闇
加伏刄之所卒發不能以毫髪損我我人人車也騰飛
黄而上之飈馳電突無事胄鐵而免園人之誅騎亦車
也輕刀淩波深入敵艘焚積馘酋不藉樓櫓而扞矢石
舟亦車也夫是以名兵車也雖然貴善用之不善用則
終始一盾而已矣丘大夫之所精者體也其所神者用
也百煉之鏐既輕且堅中為連鐶分合無際此體也機

刃火礮無不透爇矛槊刀劒犀利肉好體之餘也無極五行偃月龍蟠變化闔闢倏忽萬態攻誤敵守守誤敵攻此用也丘大夫能工言之夫是以名心見也夫心見者獨創之謂也丘大夫嘗自詫神授矣何以稱心心非他物也神之舍也神非自外至也心之精所凝注也是書成自之神授可也即獨創可也或謂今主上神聖蕃部獻琛委贄越裳肅愼重譯而來朝即五兵可以卧武庫丘大夫方有循吏聲於淮南胡不委蛇廟廊以收頳

川褒德封而馬用是刺刺喜事為則不然軒轅不以蚩尤之僇而焚虎鈐太公不以殷紂之剪而廢六韜天下雖安忘戰必危丘大夫所以需衣袽戒不虞意也或又曰子之言美矣慎毋使我擊唾壺唾壺缺少年且窺子以名為學道而猶有憯之志乎哉余乃曰吾學道吾故得之猶龍公輕敵喪實實者保也此盾為兵車說也亦養生說也元周録之而私於丘大夫

馮咸甫詩序

詩真無益於世哉上之不能奏清廟備疏越如唐山夫人鄒子樂以數語當一代之盛下之公車不以程士不能如錢起李肱褎然諸生間一入仕籍則絳灌耽耽焉振睚眦而伺其虩大者削小者斥不快不止然而學士大夫好之轉甚其好之甚高者用以自喻快視天下之事亡足當而劣者至於樹門戶煩牙頰余幸得以生還里將焚棄筆研而金華胡元瑞贄其詩來謁余覯其風格高邑鴻麗中實愛之而會彼乞一言之弁余乃粗究

近代名世諸公所以失得者勉使劑之非敢有所揚抑也諸為元瑞者沾沾而不為元瑞者睊睊矣夫睊睊者之與沾沾皆過然不能不使余不懲其口而雲間馮咸甫氏復以所業詩來贄則又覩其和平暢爾能酌於深淺濃淡之間高不至浮庳不至弱稍加以沉思則可揖讓高岑而蹈藉錢劉矣念咸甫與元瑞俱猶滯公車何渠為合左師以要晉楚之成而交暢其盛今年三月元瑞來自燕適余病甚隱几而問天下計吏與偕計者悉

集茍不盡從事吏道與佔畢時義有一言可以當若意者乎元瑞首屈一指曰汝南張觀察助甫余應曰嚮者余所畏也既復屈一指曰雲間馮先輩咸甫余應曰邇者余所私也問元瑞更有之乎元瑞曰即有之未敢遽以聞也余不覺推几而起五月咸甫亦來自燕大出其新編以求一言弁如元瑞余謂咸甫吾欲使若沾沾毋乃使若重受瞤瞤乎子姑為我見元瑞使彼不惜格降而博求其夔子程格而務深沈其思又何古人之不可

作雖然吾老矣無所藉於世矣名將逐予而走若影之傳體可畏哉予其託蔭而息焉可也葢與咸甫偕來者諸生章子敬氏所爲詩句意亦清雅可風頗以余言爲然而志之

陶懋中鏡心堂草序

善乎蘇子瞻先生之自名其文如萬斛之泉取之不竭唯行乎其所當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斯言也莊生司馬子長故饒之於詩則李白氏庶幾焉藐先生葢伲得之

而猶未盡者也凡人之文内境發而接於外之境者十恒二三外境來而接於内之境者十恒六七其接也以天而我無與焉行乎所當行者也意盡而止而我不為之綴止乎所不得不止者也吾自操觚時業已持衡是說而會所莊事而相切劘者一二君子咸極意於鼓鑄劂鏤以求肖乎作者之模及夫真模出而不能無少索矣夫人巧之不獲與天巧埒也夫人能知之亦能論辨之至讀其所論辨之辭往往若墮於菁棘之塹而不獲

逞於天巧者何也人巧貌難而易天巧貌易而難也會稽陶懋中穉先生之流亞也當其年十五六而侍先文僖公時所為制科義業已盡傾其儕伍而懋中心厭斆之於六經外益讀諸子左國先秦二京之言以下至大歷開元之為韻語者若糅教之醞於腹既熟而出之放溢橫潰而不可禦芬旨襲於人口鼻而爭侈其盛及其成進士官郎曹刻燭擊鉢之餘勇足以走愈郊而減沒全異如周弘倫氏之所稱者余雖已病廢里居猶時時

耳之又十年所而懋中來爲常倅贄其所梓鏡心堂草而過余凡若而首文亦稱是夫以余之所聞如周氏者則載以五副車且不勝而厪厪若此或曰懋中汰之故或曰非也其接以天其止以天所謂行乎所當行止乎所不得不止也懋中之於詩自樂府鐃歌十九首而下亡所不比擬然離合操縱往往見其指於驪黃牝牡之外近體及它文尤朗暢有氣夫萬斛之泉稍一澄其源而不令爲濁涇所侵溷其爲蘊先生何啻哉又豈唯侻

得之而已也陶之先世世不壙僚其以節際政術文事顯者踵相接也懋中甫踰冠為庶官欲抗章彈射貴臣而見中以出不薄其折腰所至著聲實乃其於文事尤卓犖不隤家聲矣弟吾聞子之鄉先生有王文成公其恒言云使吾盡廢此三者而求太上所謂予則於懋中更有望焉

國香集序

閩多蘭趙時庚王貴學氏皆閩人故後先能譜蘭諸所

以為蘭之事盡矣而吾老友張應文氏顧又能為續蘭譜其所以為蘭之事又大出於二譜之外而又能為歌詩古近體幾百篇以侈之若杲禪師悟後偈語百出而百不窮張君吾吳人也鄙道元高陽而注江南水經歐陽永叔廬陵而譜洛中牡丹不是過也余不能從稽含曉南中花木意亦不大好之顧獨好蘭而不甚曉其事與所以滋培之理友人有見貽者至冬輙萎敗亦任之而已今從張君譜稍得其事與理而園居力不能致今

者似别得策第手靖節栗里譜與其詩各一編陸羽張
又新水譜各一編蔡君謨茶録一編以佐張君之二譜
而日與之徜徉於峭蒨青葱之下間歌陶詩渴則拮茶
水譜隨意讀之覺此身如入陽羡吸中泠已徐翻張君
所慕譜詠其得意句鼻觀習習芬馥兩腋風舉作天際
真人想又何必左擁陳良紫石侍魚魫白而後快哉或
曰蘭之傳自屈子騷始也子何以不騷而靖節之是援
且不虞彼鞠忌哉曰不然蘭君子也貴而大國賤而幽

谷所為香不改也屈子才大於蘭而志趣不一吾故取陶氏焉今之鞠麗矣非陶氏鞠也以故不能與蘭偕蘭亦不受妬不爾寧無東籬數枝以伴我九畹哉吾取蘭而陶之取陶而蘭之即屈子所不能妬而況鞠也張君善吾言識而弁於簡端

弇州續稿卷四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弇州續稿卷四十六 七

詳校官編修臣潘庭筠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助教臣金學詩

謄録監生臣張同選

弇州續稿卷四十六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序

古今名園墅編序

余為郎長安中前後積數歲自官曹簿書外頗思寓目林泉園圃以一暢其悰而官貧薄不能治游具人亦易

之無適為主者唯於韋園頗數韋園者故中貴人霦别墅也在崇文門外六七里許鑿溝引西山水環之其中創拾提右為墓左為居室甚壯屋後鑿大池榆柳四周中蓄魚鱉之類藻荇明潔鳧鷖翔泳亦一快地也其稍遠為寧園寺宇寬整有古松壽藤之屬豐碑突兀便房呌窱而之之遠趣城西則有水頭庄中貴數人居之其傍可以泛舟即于鮮欲墮水處又有崔都尉庄潭潭侯家邸而前為大溪溪種紅芙蕖萬柄一亭枕之溪南皆水

田庄之後脩竹數千竿菜以畦計者可十萬時都尉以病月餘不起又三月過之則鼎然一新門設行馬呵禁游者蓋已為陸錦衣炳物矣錦衣沒又他屬余去國垂二十年而復領太僕僅半歲緹帥劉君守有邀余兄弟游一庄近前水頭無他奇而中大池數畝四周皆脩竹劚筍網魚以佐觴斝足暢也其右流水自西山下為閘以疏節之又嘗出西直門訪謝司徒所寓朱錦衣別墅或云已屬之馮常侍其寺舍堂室之瑰壯嚴麗尚方所

不逮延袤皆青石垣中所植桃李棗杏林檎之屬以萬計菜畦亦以十萬計而無奇石清池足以澄悦心志者大抵京師徹戚中貴園墅如成英黄馮之家屈指不易周偏日不徧游然余嘗笑之曰此曹子有廊廟而無山林又朝秦暮楚不無少陵秋興之感異時宦游所經歷至濟南謁德藩游真珠泉泉東西可十餘丈南北三丈許東一亭枕之其下琴瑟聲起拍掌振履則益起纚纚而上空明瑩徹與日月爭彩金鯉百頭小者亦可三尺

其西泉竇宮牆而出為大池皆以白石甃甃中有水殿前後各五楹彩鷁容與簫鼓四奏王時勞賜殽醴往往丙夜又西為長溝曲折以達後圃芍藥數百本髙樓踞之泉出後宮牆為水碓水磨以達大明湖湖景尤自韶麗余所治青亦王國而亡可游者後分治吳興袖徐猷忠氏所草掌故以訪鄉林盤山二沈之遺跡而不可得葢其民皆業蠶得方丈地則桑之是以富而不勝俗獨南潯董尚書第後一園可游然所見唯髙堂傑閣雕甍

朱樹沼傍垂楊數十樹牡丹鞠千本建蘭百本開時芬秀可愛而無一培塿之丘所移陳氏洞庭峰石三四為天下冠而皆卧之苔蘚中此最不可曉者錢唐獨洪襄惠之孫有二園其一在城前為堂五楹甚壯而山池臺館据其背一覽都盡其一在西湖勝處而陸炳錦衣復奪之借以祠其所冐祖宣公贄而生塑已像於前閣尋事敗毀弃錢唐人至今快之若吾郡城中外所游王文恪孫太常有壬與徐封園饒佳石而水竹不稱徐參議

廷棵園因吳文定東庄之址而加完飭饒水竹而石不稱徐鴻臚佳園因王侍御拙政之舊以己意增損而失其真松之上海潘方伯允端園廓落而未完顧尚寶露香園稍精而易竟度予所見表表者僅此要之皆以廓廟勝耳而李使君頤宦廣西為予極言靖江王邸園圃之熾云龍獨秀山有之山如玉簪矗然平地千丈蟠道而上為梵宇琳宫山前渺渺巨浸水田數百畝喚魚子打魚農人插秧飾優伶歌舞於萬花中甚樂而金陵士

大夫無不稱徐氏東西園者東園以廊廟勝西園以山林勝見周公瑕所為志賦中或云公瑕多得潤筆如子虛上林所云不必實也然亦足以雄矣而家弟從溧陽還津津口彭氏園不置以為窮曠朗深倩之趣於山林偏得什之七余從史令記之令皆具編中弇山人曰余棲止余園者數載日涉而得其槩以為市居不勝囂而壑居不勝寂則莫若托於園可以暢目而怡性而會同年生何觀察以游名山記見貽余頗愛其事以舊所藏

本若干卷投之併為一集輒復用何君例紀集古今之
為園者記志賦序幾百首詩古體近體幾百千首而别
墅之依於山水者亦附焉編成而人或笑之曰何君紀
名山而子紀僅名園墅枋榆刺促得無為九萬里笑乎
余輒應曰予不曉夫逍遥游一也且夫世謂高岸為谷
者妄夫所云名山者千萬年而不改觀者也即何待丈
一牧豎樵子引之而能指點以追得其自若夫園墅不
轉盻而能易姓不易世而能使其遺踪逸跡泯没於荒

烟夕照閭亡但緑野平泉而已所謂上林甘泉昆明太液者今安在也後之君子茍有談園墅之勝使人目營然而若有覩足躍然而思欲陟者何自得之得之辭而已甚哉辭之不可已也雖然凡辭之在山水者多不能勝山水而在園墅者多不能勝辭亡他人巧易工而天巧難措也此又不可不辨也

任玄甫淥水編序

日余卧弇中而客有以刺入曰任子者㬇門竊覘之魁

然七尺丈夫也雙頬如紫玉目稜稜以為河朔大俠而徐與語則甚和而操吳音已而出其贄則紫丹白樂之屬皆吳種已又出其詩則又操吳韻而甚清雅余乃稍自安與之酒酒德復甚温穆乃笑謂之曰士固不可皮相哉始吾以而若先公子釣鰲者也不然則亦伉浪拔刀斫斷席不肯與騎奴同食若而家北軍使者令子乃狎漁父下酒人以吟詠自娱樂者也太史公偉留侯之事而覩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乃稱孔子之言以貌取

人失之子羽喟然三致歎焉然則其遇任子必把手而論天下事論且不讐則亦當怳若有失令吾方自猒於世一切多避少狥與太史公意異吾故當與任子交自是任子歲一来而余方稱道民轉徙入曇公靖於任子或見或不見見亦不能留飲如弇時而任子好未已則盡取其詩而屬之曰敢儌公之一言以為重讀其詩則益佳探其旨則若不能忘情於所謂名者夫郭解翁伯至短小者也而以俠聞天下太史公論著之而歎之曰

人貌榮名其可既乎夫以其所怪於留侯如彼所歎於翁伯復如此然則天下之所不能忘情於名者莫太史公若今子不幸而不遘太史公又不幸乃遘我我方拙名之不遑若避影響而又最不肖烏得為子重也雖然以余所聞東方曼倩長九尺人也趙元叔亦九尺人也曼倩之告武帝曰侏儒飽欲死方朔饑欲死元叔之歌曰文籍雖滿腹不如一囊錢夫以二子之材足自不朽而生汲汲口腹乃爾則夫任子之不能忘情於名故賢

也去矣吾不能為子名子名自兹起矣

華仲達詩選序

無錫華氏之儁有孟達仲達者孟達工為文與余善余業已序之仲達生而朗拔然尤孤介少依其大父居不肯習公車言而獨與諸生郁人文善郁生工檀弓左氏間一二倣尚書因相與琱鎪其造以互媮快而已他人莫能好也晚節始稍善吾吳顧武部弘任而韓侍讀亦時時還往仲達好談仙道自言呼吸與靈爽通他人亦

莫信之而獨孟達以為真客歲余始得而致之請所貌
臞而神甚清冷且鮮碧瞳炯炯與語連夕叩之得其咳
唾皆玉晨蕋珠之遺無一方士杖頭語已盡露其詩則
又翩翩霞舉其於五七言古有康樂長吉之致絕句仿
彿青蓮或思往而艱或神来而易或比於事或興於情
或併比興而忘之大槩不可為典要所搆時險時坦忽
沈忽揚譬之柏宗之攻壁雖復瑕瑜互見其瑜者竟自
連城沙苑之駿有蹄齧而不害千里也余試舉以語仲

達仲達曰唯不佞亦疑之當其至則頃刻千言既成而不知所自也其不至即累月不能措一辭吾以為我乎非我乎其合乎其不合乎惟是往者叩靈真以為得吾予足不朽其為我加汰焉而弁一言於簡余戲仲達子不朽其身矣何至乃欲不朽其名也陶通明謂作才鬼勝頑仙吾始怪其言毛仙翁得元白諸賢詩而謁昌黎敘之吾復怪其事世今乃復有其人乎豈玉清帝都籍此塵中語而紹介乎吾不能距子聊為志其大都子姑

閲之余旦夕且焚筆硯逃矣詩緫若干首今存十之四
乙其稍暇者以俟仲達自酌焉

華容劉氏族譜序

余自廢居里將與筆硯絶而華容劉計部克和自留署
以書請曰不榖之先自魯而播於楚也凡十八世矣惟
是靖康建炎間我先人統制公實奉其父隆間闗而渡
無寧宇而有楊么之變族且燬統制公挾七尺刀奮從
岳忠武王討平之功籍妻上大司馬當封而會忠武王

以譏見法統制公盡散其徒旅退而為持斬衰服當時義之莫問也而統制公自是不復仕宦且死瘞七尺刀於宅之陰曰所以識也而其後有用杰者以義烈聞屬蒙古兵剽華容得而欲將之罵不絶口而死自是諸劉潛伏閭巷不樂仕進至明興而始脩公車之業益憲副公仁宅成進士歴中外臺有聲憲副之子忠宣公大夏遂顯重孝廟朝受天子眷德澤被中外於明名臣無兩而吾劉遂益大著夫豈唯華容將全楚推甲焉我統制

公既得老有五子而它食指之籍免於兵者稱是公即為之譜而叙之曰志華容劉者自我始用𤉡公益之又數世而漢英益之十一世而天源益之子行簡又益之居敬又益之至憲副公則甚備且括而距于今又百五十年振振繩繩以千計矣其究乃旅見而不盡相識命名而不知相避則不穀實憂之以屬於外家之戚能為史學者孫生斯億俾續譜而不穀借東焉厥昉則斷自統制公或謂劉不稱豢龍氏耶且漢有同姓諸侯王表

唐有宰相系表可逆而按也不穀不敢從以為劉於望最至二十五而天下無不援彭城者令吾據所知而已夫狄不以不梁公賤而郭不以汾陽王貴則吾所以承統制公志也余乃盡徵其凡讀之有餘感焉嗟夫今海內士人即燥髮亡不知有忠宣公者其能舉憲副公鮮矣其又舉統制公與用杰公則又鮮矣國不能盡私之家史不能盡詳之譜譜成而潛德庶幾不至泯泯哉抑自令而後為劉氏之裔人識統制公之行誼則慨然而

思不辱識用杰公之捐死則介然而思不辱識忠宣父子之名世則灼然而思為名臣識計部君之所以為譜其賢者將油然思追遠而覆露其餘弱者思睦少者思讓所係豈淺尠也葢夫子之贊易而曰彰往而察来而微顯闡幽以語劉氏譜斯可矣充和名其他行亦不隤其家聲

郭鯤溟先生詩集序

郭鯤溟先生始仕為袁司理即能出奇筴以破散大奸

慼天下聞而壯之既擢吏部郎數上書言事如裁左道擊中貴人阻抑僥倖平亭遷拜至請月以考功法試郡皆鑿鑿出人意表毋不以爲賈長沙陸敬輿復出而絳灌裴盧之徒不能無側目出叅江西省政先生飄然請告歸垂名用以病死天下無不高其行而惜其才之未盡究然未有能名先生詩者余與先生雖晚合傾蓋以来踰十五年杯酒之暇捉麈尾擊唾壺慷慨談説古今事遠至八埏之外近而閭井瑣屑無所不及獨不及詩

以為先生豈厭薄之將以余非其人耶先生歿而其子

其出先生槀中詩可千餘首駭而讀之則自五七言古

近體無所不有而近體尤富獨得十之八其辭旨咸調

暢清麗句穩而字妥不露蹊逕而近體尤渢渢可詠以

編少陵詩例考之則窮而詩達而詩遊息而詩感觸而

詩適而詩拂鬱而詩為賦為興為比不一而酬和贈祝

餞送之篇十不能二凡皆以自抒吐愉快其情意而已

然後知世之不能名先生詩以少所見故見之未有不

能名者也嗟夫先生古遺直也遇不可必達其志故在事之言可以致人忤而不顧其志不在名故有韻之言雖足以致人許而不行出籍令果厭薄之則先生於居平時當焚筆硯狗錐刀胡以若是其彯也夫余與先生交既久雕蟲之聲頗墮人耳而不能以一語挑先生非其幾遂失先生嗟乎余果非其人也於是其將梓行之而屬余為序或曰行之將非先生意乎哉其某曰不然三百篇非明堂清廟而雅頌者往往出於畸人游女之口

太師采文聖人紀之以爲風而不敢廢春秋作𣎆氏失其官而詩不在下當敬輿時重足無論矣以長沙之才其牢慅感慨豈僅賦鵩弔屈二章而竟寥寥乃爾要必有任其責者先大夫固不爲名計其於名當亦不在詩第奈何弁髦其生平之寄而棄焉姑請梓之天下大矣當必有心賞如鍾期者予曰善子姑梓之吾以爲中郎女猶賢於文園令婦也耶

湖西草堂詩集序

江表甲族推華氏華之衣履冠葢徧天下然往往政術自喜不多及詩自吾座主華學士先生始工為五言古近體而諸從中有善繼善述者復以詩名其詩余故嘗序之於是其從伯父湖西翁慼自奮曰吾故受學士詩晚節收二善而與之倡和二善乃能得王先生序我何以不得王先生序於是手為書數百言介二善而通於余曰不佞生四百四十七甲子矣天縱憐而惠之日其於幾何不得先生一評隲我何以身後計二善亦進曰

是指也寔受之吳人王百谷序伯父詩而意未快也曰其必待王先生傳王先生且棄筆硯矣惟伯父亦曰筆硯行且棄我矣汝曹不得請毋以見我余甚惜其意曰士之廹欲不朽如此哉聞之二善翁少嘗治經術垂就而棄之曰安能伊憂作老博士也已課臧獲耕少熟則已足曰奈何復求益役吾無涯以供有涯於是始治詩晚而愈好之顧其大要在發乎興止乎事觸境而生意盡而止毋鑿空無角險以求勝人而劇損吾性靈以故

翁之詩出不能暴取名而其存者和平爽暢有君子風即置之唐長慶宋元祐間庶幾無愧色矣翁之不為鑿空角險以求勝人而劌損其性靈此於攝生家甚要故老而神明之用不衰余即不遽棄筆硯亦思用翁法令棄之矣其與翁偶而優游乎蔗境不亦大愉快哉翁家湖西有草堂踞之而顧名其集曰騁游夫翁游北不過金陵南不出吳會且長卿甫壯自梁苑歸則已倦游翁老矣而猶托於游得無有騁之心哉為改署曰湖西草

堂詩集而為序之

章子敬詩小引

章子敬詩宛宛有才情樂府擬選能於古調中作新語歌行放浪自賞近體尤更滔滔遇所合作真足神暢今年春以馮先輩咸甫為介出一編示余余首肯之且謂子敬玉巳辭璞矣可望而識曰琬琰曰瑚璉矣所進者益追琢之使光彩耳居無何子敬遂梓而更謁余余曰得無速成乎哉子敬悚然曰非敢爾也將以吾子之言

受追琢而貧不能如陳射洪書百行卷友人憐而付剞劂曰以此作百億身可也噓借之所不敢望追琢之則亡所不受攻余竊徵其微旨謂予敬賢乎哉何所藉我我不能為皇甫玄晏貽子請為射洪琴以冈諸名士集而碎之則何如遂書其語於首

觀世音大士六部經呪序

過是西方十萬億萬土有佛名阿彌陀其佐阿彌陀而行化若國相又若儲君者曰觀世音大士觀世音梵名

阿那婆婁吉低輸畧而曰婆婁吉低税又曰觀自在梵名阿縛盧枳多伊濕伐羅一曰觀世自在梵名阿婆盧吉低舍婆羅一曰光世音梵名盧樓亘夫所以三名者葢縁德標稱以顯無方之用耳義固一也我大士之得道也實始於無央数恒河沙刼前一時世尊亦號觀世音者度而教之從聞思修入三摩地動静二相了然不生能所圓融有無兼暢所謂上合諸佛本妙覺心同一慈力下與十方衆生同一悲仰自是而成三十二應入

國土身自是而令衆生獲十四種無畏功德自是而善獲四不思議無作妙德益道成而世尊為之印證俾同師號曰觀世音若大悲經則云大士於千光王静住佛時受大悲陀羅尼而持之倐然而生所謂千爍迦羅首母陀羅臂清淨寶目者受紀經則云與大勢至俱以童子從金光師子如來所説偈而證菩提寶積經則云已於無央刼前成佛曰正法明為度衆生願力深重故與曼殊室利俱不取涅槃之樂而受生人中復安處彌陀

釋迦二世尊之下而助之闡法行化葢此閻浮提世界以視大士所應現不過恒河之一沙而支那震旦又不過閻浮提之一聚落耳第見憫於聖心獨深而托於機緣獨切以故拔幽拯難表表著見不一而足令四天之下葢母不知有大士者其神明之若人臣之於大君怙恃之若赤子之於慈父母而獨有奸僧蠹尼創為俚偈巷囋謂大士為妙莊王第三女大約聾瞽婦寺之耳目以庶幾衣鉢之餘資而其說一行牢不可破夫妙莊何代

王內所稱高州等何古郡國苟識一丁皆能辨之而元之僧曰萬松者乃從而附會其說曰此刼前事也夫萬松者非刼前人也刼前之事我釋迦婆伽婆能說之它不能說也以大士之願力苟比丘尼優婆夷國夫人命婦童女應得度者即皆現身而為說法推此亦何足辨第相率而忘本來面目甚至巾幗其廟貌而姑嫗其稱謂大可笑也夫大士之為寶上童子而事金光師子如來也其國土曰無量德聚安樂示現彼佛國土尚無女

名何況實有大士之現在極樂國土也亦云尚無女名何況實有且以願生西方者即以女身刹那而化為男子豈以大士欲成道乃以男子而化為女身乎夫菩薩之面如滿月葢亦三十二種相之一低眉娟目為思憶慈愍衆生故寶冠華曼為梵天之貴飾故而輙謂之曰女子何也邇者度我曇陽師顧時時現女相則亦三十二應身之一也第恐學人不察因而轉相疑謗竊不自量於大藏諸經中求我大士妙明之本體則得摩訶般

若波羅蜜多心經圓通方廣之用則得法華經普門品合體用而廣大精微之且以證其始則得楞嚴經二十五行圓通章極樂之界相道得而因以證其終則得二菩薩受記經秘密雖不翻而種種心印可以奉持則得大悲陀羅尼姥陀羅尼二經葢庶乎大士本紀焉雲間善知識徐元普見而悦可謀梓行之屬某為引夫亦日麗空爝火息煇慿龍吟天蛙黽戢噪是經行則罔之病狂而咇奔者霍然已矣功徳寧淺尠也夫使四天之下

知大士之為此而不為彼為此者固了了為彼者亦知大士之為真大士而以彼為現身為應跡則亦無不可也故不辭其請而聊借引之如右

貌工来序

貌工来者擬古樂府題也嘉靖中吾州之鄉先生周子儀倅紹興郡分署會稽有惠政於民又嘗為其邑建三江堰閘瀦水以溉田田改瘠而腴周君政成數被旌薦當殊擢而以不能終事上官僅得滇中一守棄之歸歸

且數年而紹興守張明道因民之思欲建祠以祀君而不能識其貌使畫工圖以去一時與君友者陸伯子之兄仲子之裘各為樂府辭侈之名之曰貌工來而文待詔徵明以古隸書卷首垂五十年而君之子祥慶屬世貞叙其事世貞攷漢時郡太守而下獨一丞或一都尉其行事與守共之而班史之傳循能吏往往有守而不逮丞尉守之屬為邑令又往往詳守而畧於令豈守之政獨及民而丞尉壓於守不獲究耶夫苟曰及民孰有

過於令者而胡以獨畧也然則班氏亦不獲精心博采如揚子雲之操不律以從輶軒使者而第取顯重之人而著之傳宜其不能無畧且不逮也令周君之為倅不獨壓於守又且遜丞而能使人之稱之其惠政在署邑而能使人思之至廟而貌之周君固賢也其人能不忘周君不以周君之廢且久而追貌之其人亦賢也張守因民思跡周君於寂蔑之地而昭之以風在位者張守亦賢也昔朱司農邑在桐鄉有去後思且死屬其後必

葬我桐鄉若曹歲時祀我不能如桐鄉吏民後果然而周君之捐館亦且踰四十年矣祥馨凡弟孝而文其能承嘗君固無俟於紹興之為祀者第其人之能廟貌君於廢且久則歲時之伏臘可推也或謂貌工求於事無當不曰雁門太守行為洛陽令王渙樂府耶王以令周君以倖行令事皆得祀而後先載在樂府無愧哉太師且采之因以上太史公矣

臨邑邢氏父子贈封省臺詩叙

侍御邢先生子愿按吳過余山中而談說文事甚洽也已稍稍敘次其先世屬余志之復曰世父之為給事中以至左右奏績也則王父贈公當封矣已進吏科都給事中遇太廟恩則又當封而王父始者由諸生貢不肯就曰丈夫不獲以一名第干公車令何以見嵜嵐公地下嵜嵐公者王父父也由公車薦得官守方州故云而王父顧不獲公車薦僅拜博野司訓以卒世父服除請於上竟得贈如其官而是時吾父封公屬為季尚少通

經術會以奇疾奪之弗竟疾良已遂兼治岐黄家言試禮部為第二人當供奉太醫令以世父方居要不欲留京輦而就德府良醫時太夫人老矣封公當侍養謝弗往而留治家因撫世父諸孤語見前志中久之不穀繇進士除南宫令滿三載最以其官官公入授山西道監察御史皇子生覃恩復以其官官公蓋世父之與不穀踵相接為都給事中而吾父之踵王父贈封亦如之一時中丞侍御握節符而行部吾臨邑者相與侈美其事

而表宅里曰臨邑邢氏父子贈封省臺按給事在唐宋隷門下省而御史故稱臺令仍其舊云諸縉紳先生之能詩者詩以紀之吾子其敘之余乃曰給事御史皆雄職而萃於邢之從父子一難也其責俱在言不得言而去者往往不及封令皆獲封二難也又皆以國慶贈封三難也受贈封者父子而故自有官四難也宜中丞侍御之侈美其事而表之也夫贈公自名其官不及以給事封而以贈令封公封矣贈公自食其官不及以給事

養令封公養矣則封公之遺差勝哉雖然立身行道揚名後世吾夫子謂爲孝之終事何者以其能顯也由賜之徒不稱官閥然則其顯可知已封公爲德於一鄉畝畝之贏縮於外爵而與鄉人共之鄉人人名之曰佛子夫佛子者十地薩埵位也得不重於封御史哉而子愿以文學政術顯重於世其按吳也春風與秋霜並飄拂人往往以仁君目之將又不重於名御史哉又未已而子愿爲君子爲大賢封公進稱爲君子爲大賢父彼夫

七命九命皆餘事也如是以為邢氏光則庶幾耳子愿曰善請歸而薦家大人相與勉焉

沈純甫行戍稿序

純甫舉進士為縣令即有良吏聲入即比部任職毋害其與同舍郎父穆先生輩相倡和為詩文即有才子聲而時相挾天子重父喪而諆奪之中外洶洶莫敢持而言路羣獻史請留獨純甫與父先生合而上疏諍之與純甫合者吳趙二太史鄒進士皆得廷杖純甫杖至八

十而謫戍在高之東南方為左領炎瘴地紀甫戍凡五年而時相死乃赦歸尋召復故官紀甫有詩若干首文稱是釐為二編其在戍者曰行戍稿而友人王世貞叙之曰自古行役之苦莫甚於征戍雖以周公在將而不能亡致念於斧斯之破至於將父將母之不遑而蒼天之靡怙靡極抑何其悱惻深尤也彼皆以師行非譴行者而猶若是孔子猶謂其可以怨而許之夫賈生之去為長沙太傅太傅二千石也特以卑濕遠地故思其所

已失之太中大夫而輕詛其身於死弔屈賦鵩之辭姑爲曠達以文其陋薄而已後賈生而工爲言者則毋若啓之沈佺期宋之問柳宗元是三君子皆以譴行者也其侘傺失志毋論前有不得死之憂而後有非分之覬戰於胸中而不容已乃姑托之詩若丈其於道路之艱危氣候之羯羠物情之險薄皆巧詣其形容而至有過實者乃若山川之奇秀必毀而歸之惡風俗之淳朴必毀而歸之陋皆褊心躁意之所發君子寧有取也後宗

元而工於言者宋則有蘇軾氏而明則有楊慎氏是二君子雖皆以譴行也而非其罪蘇氏老矣其學成矣故能取適於莊生陶徵士矢口而發者亦似之楊氏少而學未成故得以窮其鉛槧之業成一家言而不能不逃之聲酒其所謂逃者固即蘇氏之所取適意也而於英稍誤矣紙甫才吾不知當誰左固不若三君子之譴行又不但二君子之非罪扶人綱立國是天下之人能言之而不自滿廷杖且死不死戍而瘴瘴至大癘復且死不

死而不為阻奉意之大帥前後摧抑之而不為動赭衣而執戈視二千石不啻淵霄而不至弔屈賦鵩倍二親而竄萬里之外雖不能無思不至呼天而稱靡怙靡極也三君子辭雖工毋論不足當吾純甫即純甫之泊然毋以聲酒累庶幾蘇氏肩哉純甫日貴用事居天子左右吾固知其泊然毋異行戍也夫子删詩於其怨者猶采之純甫之不為怨將若之何而况不佞哉

弇州續稿卷四十六

弇州續稿卷四十七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序

吳明卿先生集序

吳明卿二十六而經術成先御史大夫識之為其省之第一人二十七而登進士第始受古文辭與不佞二三

凡弟善明年進于李于鱗于鱗亟稱之入參制掖為中書舍人居二年拜兵科給事中已而古文辭成已而中娟者得藩幕之下僚自是再補郡司理一同守郡再真為守一視學政為臬副一參省政復再中娟者明卿楚人也而所歴宦燕及東楚閩粵貴竹大梁足跡當天下半五十二而歸卧下雉之藪者垂十年而買舟下大江入吳哭先大夫之墓於東海還憇余弇園則貌益腴神益王且盡出其生平詩文合若干卷余得而盡讀之乃歎

曰文故有極哉極者則也揚之則高其響直上而不能沈抑之則卑其分小臧而不能企縱之則傍溢而無所底斂之則鬱塞而不能暢等之於樂其輕重弗調弗成奏也於味其穠澹弗劑弗成饗也自吾束髮而窺此道者垂四十年而其人不二三遘也自夫有聲之文與不韻之詞岐逕而能兼者則不一二遘也夫所遘一二人而明卿與焉當其始之為五七言近體也不揚而企不抑而沈縱不至溢斂不鬱塞見以為無大踰人值之而

無不瞠乎後者則明卿之所詣則也别明卿之亡何而古體如之矣既而樂府如之矣結撰序記志傳之類復如之矣則所謂能岐徑而兼者也噫嘻明卿其弗可及也已侍明卿行者王行父氏從旁曰子以吾先生楚人也楚於德靖間最多才子若以吾伯父稚欽蔦矢之而顏廖童張孫氏父子翼焉子以為疇偶不佞憮然久之始應曰以子伯父庶幾乎哉然歟否耶前二千年而楚有屈左徒宋大夫者其决筴辭命妙天下然佚弗載所

載獨騷賦固足以新一時之目而垂暎乎後世然其時朴未盡雕變未盡備以故不獲自見于五七言古近體及諸序記志傳之屬而明卿諸結撰稱之獨於騷賦未有繼也夫合三子者為一楚才以一楚才敵全楚則已足而又何他擬焉雖然使屈左徒宋大夫而至今在其為明卿亡論明卿甫六十餘貌腴而神王所不足者非年又安知其不遂奄有屈宋也行父氏曰善日新之謂盛德富有之謂大業請藉以弁簡焉為吾先生日新勸

而富有之大業助

龔子勤詩集序

唐以詩賦程士士之繇科第進者往往濡首於詩而其大究亦多工於詩而拙於政至明而程士必經誼而課吏必政術蓋弘德以前一受符試郡縣則日夜硃硃奉刀筆未有能及吟咏之事者二三豪雋雖稍不為考功令所束然其大究尚工於政而拙於詩唐之詩人獨韋左司白香山皆連典劇郡皆為吾蘇州刺史而白公又

為杭州皆有惠利之政其政不為詩所奪而至於詩故翹然於大歷元和中韋公之沖雅白公之宏爽吾不能第其於李杜若何固非十才子所可肩並也今天下郡國繁雄衝劇毋過蘇杭獨嘉興介其間與相角而守之者為無錫龔君子勤龔君自進士除即得其郡之傅城令已稍遷戶部郎俱劇曹後先有賢能聲至於守嘉興精心為民袪弊興便搜伏洞隱暇則延學士大夫顓究經籍往来郵傳之客造請不廢益大江以南翕然有神

君稱足掩敝數十守相矣顧君少而好為詩其詩不為政所奪自其一為令三為郎又一為守積篇至數百千余近始得而習之渢渢乎其調也雋乎其味使人易知而難忘若古體之於左司近律之於香山當其所得意匪甲而乙不至相徑庭也史固稱左司性髙簡所至焚香燕坐翛然物慮之表香山數以直言謫外晚節與緇黄相還往通曉其理知足少欲不愧名字余甞一再接襲君雖不能盡得其人于其詩見一斑矣操觚之士

閒有左袒左司者以左司澹而香山俗第其所謂澹者
寓至濃於澹所謂俗者寓至雅於俗固未可以皮相盡
也當與龔君共味之

周氏族譜序

吾州故自崑山而割天下之姓毋若周而周姓無若崑
山崑山之周若大司寇若少司寇若憲僉若郡牧若吾
州之為大參為郡牧者各以其族顯盛而不相通然未
有若春陵之周最古而最不廢其業周之在春陵其留

而在營道者則為元公惇頤輩以道學顯劄而永明者則為金紫光祿大夫堯卿輩以政術顯至承直郎世德避亂南居晉陵再世有子曰邦彥又自晉陵徙吾郡其醫術益精博有四子皆以詞賦取名第第三子天驥又自郡徙崑之茅家橋自是葬地在大虞浦南北有二隴天驥生侍補進士津津生教諭大任大任生教諭良能又從太倉之八府橋令所稱大橋者也壽八十一良能子維新復大以醫顯壽亦如之維新生子禎是曰坦齋

翁壽九十三禎子砥是曰容膝翁用薦歴郡幕凡四十餘年數徙不移秩亦無官過而亦至八十二有子曰康蚤卒子頤頤子深深子奎奎子煒煒為人長者有子曰應元應元跛一足倜儻好客客至若歸工為詩讀書負儁聲應元子曰鏗自鏗之先世世為嫡長以故於行最卑而獨稱大宗頤之後至鏗皆單傳凡六世以故稱叔祖父凡弟者若而人而皆不在五服之内自砥而後世世雖受儒而不廢醫且儒以醫奪之故不能取官位而

醫至應元益大顯應元所居猶良能置而其藥扁爲趙
承旨孟頫書余故與之善時時飲樓中應元間出其容
膝翁所纂譜欲乞余序而余未之應也應元卒鏗乃使
續成之嗚呼吳郡之華胄大半自中原徙往往蟬連取
高位埒素封崇甍接棟豔人耳目然不易世而不能保
其家又不易世而不能保其丘墓鏗之先徙自中原者
四百年矣其來吾太倉者亦二百五十年矣而鏗之故
居尚巋然而二壠尚鬱然又能纂容膝翁之譜以合其

族族之至者雖不必擁車騎盛冕服而恂恂然有孝弟力田之風豈亦非幸也耶鏗為大宗子勉之惟恒可以醫維禮與信可以恒以禮信而恒矣可以醫亦可以儒且夫能使周世世不絕者身何必傾邑而族何必清賴也耶

澹游編序

来不疑者名相如不疑其字也或云非来不疑也而自豫章過我則嘗汎彭蠡横大江擥鍾山石城之勝偃息

於金焦者久之而後歸歸而復出則西陟白嶽黄山之顛下訪汪伯玉兄弟於谼中道逢李本寧相與避暑西湖者兩月餘而始過弇園已盡出其槖中詩名之曰澹游編而謂余曰子知我之所以名澹游乎哉夫人步武而外即皆游也雖然游未有能澹者也聖賢之托欲以拯世疇物次而名者欲得其所謂名利者欲得其所謂利而已欲起於中而感於外是安能澹令夫澹者之為游也若萍浮於江湖而適相值也吾昔冠遠游而龍翮

於一室之内四體若束濕以為天下之苦無踰我者今幸而獲被褐離疏以從釣叟耕父之後峙而山流而水静而卉木動而人物觸目而供吾樂而吾無所與也吾令而後知游者之有澹而天下之能知澹無如我者余甚稱之已而讀其詩曰子之自詭澹則子之詩何以穠至有味也得無有名者在乎不疑曰否否詩出吾臆而吾亦無所與也子自以為穠至吾不知為其穠至也余乃益服曰澹哉澹哉指吾弇之南而有吾弟圃又南而

有吾師之靖曰是皆前子而澹者也子可以終身矣

四游集序

京山李本寧氏弱冠而成進士讀中秘書晉領太史者幾十年間以出入燕趙地縱觀西山八陵及禪林蓮勺之勝則其集宴餞紀事標志之篇十而八覽眺之篇十而二其編曰北游而竟以失絳灌意出參關中紫微省遷副其臬尋督學事往来於三輔秦隴間得以窮終南二華昆明太液之蹟盃官中之篇與輶軒所采十各得

五其編曰西游乃至移省中州以方伯公憂服除不仕買輕舠而東弔鸚鵡歌黃鶴陟匡廬汎彭蠡轉入歙中晤汪伯玉遂宿黃山白嶽下錢唐徜徉於三竺六橋者兩月餘翩然而訪我東海則眺覽之篇十而六期集贈別十而四而官中不與焉其編曰東游本寧之訪我盡出其三編而曰別子且汎太湖登縹緲莫釐之巔而觀日月出沒因轉之陽羨探張公善權玉女之幽奇退而受簡以足東游之所未備然後歸歸則循洞庭升衡嶺

度大庾而謀宿羅浮且竟嶺右之名山水著之篇什者當曰南游編合之為四游集是集也序當以屬子而闕子行有筆札戒以子今序則恐不能四以待子異日則恐不及子奈何余竟得卒業焉見其北游之篇宏俊爽暢若子虛之新奏西游之編鉅麗沈雄與上林爭勝而至東游則神逸而志凝盡祛朝市之翳而納以山川之靈幾於化矣因作而歎曰昔嚴夫子有云州有九游其八斯本寧志哉然未聞其能鑄辭攄藴如本寧也子長

之游庶幾矣夫其所自述十歲而誦古文二十而南游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於沅湘北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戹困蕃薛彭城過梁楚以歸於是仕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畧卭笮昆明還報命當時不知其所記志者何許所咏歌者何許第史記之文成而儒林先生若以為得遊助其後李白自翰林供奉出而浪跡于太行之東遂下金陵棲匡廬航牛渚武昌之南夜郎之北無所不寄暢而其詩遂神

於唐又焉知非得游助也本寧令之太史公也而又李姓自供奉出其跡亦相似吾不暇辯其詩若文視二君子何若意者殆兼之矣南游之不知然靚日勝思日益奇以此為二君子夫又何難哉本寧年未四十而至上大夫官貴於二君子甚吾欲以誇本寧本寧當不受也

岑少谷集序

岑君者嶺南直臣也父曰方伯公萬岑君之在嘉靖末以名司理入補南垣而屬世廟晏駕穆宗初即位首上

書論贊聖德陳時獘革故鼎新旨鑿鑿中窽而至於奬
忠諫徵耆逸表節誼葢三致意焉朝上而夕無不報可
若白簡之所論摘必巨奸有貴勢憑藉天下之所不敢
言者君名日益以重而敵日益以樹旣用久次出守紹
興而君所糾摘大臣方貴用事與中貴人結而假上旨
以非時考察得盡修其郤而君削秩外補去為閩海八
品幕官墨墨不自得君死而大臣敗諸外補人以次登
進至於今有自田間破例而還故官而君竟以死不復

振矣當君之在事日余兄弟屏匿田間不能知君而君疏及之至謂可備左右史之末乃稍得其諸奏讀之以為寢然中興諫官選而最後遇君鄉人令虞部郎歐楨伯頗能道君亮志若行欣然慕說文學節概之士而所撰著亦稱之及君死之十餘年而余友某某氏督嶺南學慨然慕君之風猷取其所上奏藁並旁搜其詩文盡梓而行之貽書世貞使為序然所謂詩若文僅百餘篇而竿尺之牘半之雖皆清雅有矩矱而驟見之若以

為寥寥無當者余故嘗彶陸敬輿奏疏其在翰林中書日所論建陳閑亡慮數百篇而它集之為詩若文者遂不能名一章豈敬輿尚有所短耶然十八而進士高第舉博學宏詞入翰林應制酬和敬輿豈復有所短者抑敬輿自草之而自削之以為雕虫之技壯夫有所不為耳不然或其家之不能守或中人所忌而故佚之也然至於今而誦其奏疏光景煥然若新而志士才臣引以為蓍蔡為指南愈久而愈不衰知敬輿之藉托故在此

而不在彼也岑君敬輿流亞也其無所待於茲百篇之寥寥審矣乃其後族氏之興賢采風尤有取焉聊為序之

喻邦相杭州諸藁小序

曹子念致喻杭州邦相所為詩文若干篇余讀之不覺爽然歎曰咄咄逼人乃爾哉昔君苗見士衡文而輒欲燒筆硯余且欲燒筆硯矣而後見士衡文余故不能若君苗之畏之然而樂有所托也邦相之文氣雄而調古

馳驟開闔不法而法乃其持論往往出人意表歌辭亦稱是杭州東南大都會試牘訊牒百倍於它郡而使車之往来殆猶機織然置酒修饋夜而至丙猶未已且有三臺九監司之倫皆南面而責期會即邦相分身應之猶有所不足而胡以能沛然於古文辭也古之快吏毋如劉穆之傳稱其朝發尺牘亭午得百函耳聽目視口斷手批又間以宴會酬酢笑噱談議俱有旨會然不聞能為古文辭白樂天蘇子瞻之刺杭州亦名能工吏事

不癈客於古文辭最為博麗矣然其位尊而其望隆無上官期會以欲其翰墨之晷則邦相其猶難能哉後之君子必將曰僕見邦相兹編而燒筆硯也亦甘之矣

鄭環庵先生集序

徽地險而沃其人行賈徧天下以財相傾高而成弘之際乃有程克勤先生者出而以古文辭名世程先生之於文宏肆辨博詩亦埒之然不肯為精思以求超乎一代之格當時和之者不知其鄉幾何人亦不復有與程

先生並稱者歲一甲子而為嘉隆之際汪司馬伯玉氏始一大倡之其格非西京而上毋程其語非先秦而上毋述左櫜鞬右鞭弭以長驅乎中原於是徽之俗盡絀其錐刀以從事楮墨彬彬洋洋幾與昔之稷下西湖並雅益自有汪司馬氏而程先生之名幾晦今年秋余且謝玆役一日自弇園僂行而歸曇雲靖有伏謁道左者髮種種矣楚服而免其憒摶纇不休恠問之曰余鄭綺之再從弟叔夏也綺同年之最長者問何所求曰使我有

求于口腹則吾歙之水可以樂饑而何必走千里而謁子出其足曰是皆胝矣已出其袖草曰是吾王父猓菴公之詩若文也非子悪能傳余受而卒讀焉則故程克勤先生客也其齒少於先生而先生愛之與相唱和頗髣度鄭公之才不能如程先生髙而根抵理道有矩矱善持論亦有足相當者余乃歎曰以子王父之業不顯於程先生日而欲以兹日顯則甚難當子王父日欲以其業顯必易而子王父蔑而祕之則甚長者子不病難

必欲及而身以顯子王父則甚孝且而凡世之所稱循吏也而之先世待制勝國之殉節臣也其共為子職者也其寖遠矣且吾欲忍子不能忍子千里之足雖然吾又安能為子王父顯子其亟歸質之汪司馬氏曰程先生於其時足稱大國之賦而無後辯則鄭公之為邾莒何難焉

歐虞部楨伯歸嶺南詩卷序

南海歐楨伯守虞部郎中於留都之三年上書致其事

歸天子為之下太宰太宰惜其才嘆嗟者久之而俾予告以行命既下而燕中之士大夫髙楨伯之歸者爭為詩以贈之凡若而人留都之士大夫率醵以餞楨伯於龍江之滸而贈詩者若若而人既由京口入晉陵遂抵吾吴郡操觚而和之者又若而人楨伯間道訪余於東海盡出篋中所有則為詩幾五百篇文亦稱是自此而南逕錢唐入豫章汎彭蠡度嶺而後叩五羊之城其操觚之士響應而為詩者當又不知其幾也夫揚巨源者唐

之詩人也年七十而謝國子司業丞相有愛而惜之者白以為其都少尹不絶其祿又為歌詩以勸之京師之長於詩者亦屬而和之昌黎韓愈舉以比漢之二疏而謂二疏之去有是事否夫當二疏時尚不知有歌詩以侑行色固不能如巨源巨源之時天下久已盛言詩然其傳者自昌黎一序而外何寥寥也毋論送巨源詩即巨源所自為詩不能超元和長慶之乘而上之且其傳者又何寥寥也明興一代之詩無盛於今日靡不稱大

歷而祖黄初亦靡不知有楨伯者楨伯少即已工詩其在嶺南與粵民表齊名嶺之士得二君而興起不可屈指數黎君前楨伯三載歸歸而物故令雖不能起之九原與楨伯唱和而其所興起後進之士當不使楨伯落莫也楨伯之齒雖小與巨源埒而精飲啖健步履神明之用不衰異時近而越臺之雲遠而羅浮之雪大庾之梅唯杖履之所之又寧若巨源之跡僅一鄉而所指顧其丘其水其樹而已也度楨伯所挾持事事勝巨源若

太宰之惜楨伯請予之告與丞相之惜巨源而請不絕其祿其優賢右文之指均而獨世貞之叙諸君詩其辭不能如韓愈楨伯如不以爲辱姑取弁焉可也

湯廸功詩草序

湯廸功者吾吳中前輩湯珎子重先生也先生小於文待詔徵仲數歲而相友善其與待詔齒者翰林蔡孔目九逵少於先生數歲者王履吉祿之袁永之其又少者陸子傳稱門人者待詔之子壽承休承彭孔嘉輩皆後

先自致其力於詩得列名家而先生頡頏其間亡所讓諸倡和聯屬相切劘疊亹雅為少年所稱慕先生在太學久次謁吏部選當得京朝官而無氣力者為之與援僅受邑丞以去余守尚書郎時先生奉檄至京青衫羸馬以二尺絹掩面去之黧皺不可辨其鬚髮驟即之若鬒者而其本則戢戢作白皚集先生於余大父行每見過輒逡巡却立不敢當敵禮與語官中事默不對稍次及詩則飈發波涌齒頰霏霏習習吐芬屑蓋移夕而不

倦故余贈先生詩有云逢人羞作吏竟日坐談詩蓋實錄也未幾而先生挂冠歸又未幾而捐館屈指於今三十餘歲矣而其孫少参聘尹始刻其遺集屬余爲之序嗟乎自先生之壯時天下之言詩者已爭趣北地信陽而最後濟南繼之非黃初而下開元而上無述也殆不知有待詔氏何論先生雖然聲響而不調則不和格尊而亡情實則不稱就天下之所爭趨者亟讀之若可言徐而覈之未盡是也先生與文待詔氏之調和矣其情

實諂矣又安可以浮響虛格輕爲之加而遂廢之抑不特詩余鄉者與先生接而所謂待詔諸君子亦半相及今是三十餘年中待詔老壽死祿之子傳壽承休承孔嘉相繼死其他陸叔平俞仲蔚之流亦死而碩果不食僅一周公瑕耳後進之士寧不亦鼓頤吻張旗鼓以縱横於作者之場然辭日以華而器日以竊薄欲如先生與待詔諸君子肫肫篤厚長者胡可得也詩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型故余序先生詩而於所謂典型者致餘

慨焉令刻先生詩僅四百篇而闕七言歌行五言律散佚當不少其曰湯廸功集者先生秩第八品用徐昌穀例也一曰小隱堂集

詩紀序

嘉靖中故光祿卿北海馮惟訥氏集古詩諸三百篇之所逸而不載以至孔子没而逮秦者凡十卷漢十卷魏九卷吳一卷晉二十卷自是而南宋十一卷齊八卷梁三十四卷陳八卷北則魏一卷齊二卷周八卷復合而

為隋十卷又外集四卷則仙真神鬼之什焉人各叙其畧與詩之所繇作矣已又采昔人之所統論及品藻雜解辨證而復志其遺凡十二卷合之而名之曰詩紀共得百五十一卷惟訥竭生平之精力為此書書成而御史甄敬刻之陜西行臺其刻既不能精又無為之校訂者豕魚之誤相屬蓋至萬歴中而右鄗吳琯氏與其鄉人謝陛氏江都陸弼氏吳郡俞策氏相與讐校而復刻之金陵大約吳氏居其貲而謝氏陸氏俞氏居其力其

書遂完好無遺憾屬不佞貞序之序曰昔者孔子刪詩三百篇諸國之風皆在焉而亂以雅頌復戒門弟子何莫學夫詩而謂其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遠邇之事君父而至於多識鳥獸草木之名亦在所不廢迨孟氏而亦歎曰王者之跡熄而詩亡於是孔子之門弟子遂尊之為經而不敢以他有韻之言並蓋千餘年而河汾王氏出而慨然以兩漢魏宗廟之音及曹劉以下之所詠撰刪而敘之以續三百篇之後天下後世羣起而攻之

曰僭自王氏之為僭而天下後世卒不敢以其詩而望三百篇嗟乎雅頌固無敢論而諸國之風寧盡有出於情而必止於禮義者夫子故不盡廢之令試取漢魏之合者而較國風之稍離者亦寧至大徑庭且夫時代之汙隆風俗之敦哀與政事之得失物情之變豈可約畧而得之即孔子生河汾其所取舍與王氏不可知要之未必不為王氏刪也然自三百篇之外遂無一完什而虞夏之際其時固太樸不斷然治而為明良喜起亂而

為五子之歌世豈無一二與者必至殷周而稱始孔子既没而為七國其人固日尋于干戈無暇及篇什而亦豈無一二可傳者必至於漢而稱始且區區夷僭之楚侏儺鴂舌尚有屈宋之徒為之抒發其文藻而齊魯之褒衣博帶賓筵雅歌又豈無一二能賦者而乃竟寥寥也毋亦孔子之前故有之而不為太師之所采因而有未睹者乎三百篇之所捨與孔子之後其為詩者佚於兵燼於秦火而不存乎抑亦竹簡漆書卷帙重大為之

既難而守之又未易以致此寥寥也漢之興竹更而縑帛更而筆篆更而隷若稍易矣而非有富勢大力者不能為以故不獲周藏於闕闈而極於舟車之所至自唐而逮五季始以五經子史之屬書而登之木付之剞劂而後授墨焉母之體一而子之用數百千同文之化遂徧於四海今馮氏能盡鳩古詩之逸與漢魏以後至隋之詩千餘年而巻合之吳謝陸俞四氏又能校甄敬之所行而重梓之即不必富勢有力者損一月之食而

可得不必通國大都自鷄林之西玉門之東以一襆載之而可致嗟乎毋論其皆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遠邇之事君父要之不無毛髪益而於鳥獸草木之名當亦不乏也吾甚愛夫馮氏之與四子者能得孔子之遺意以嘉惠後學故為序之雖然孔子而在吾尚欲其删者與餘者之並存毋使若古之寥寥而無可述也

馮子西征集序

馮子之集所為西征者何其自武部遷而視貴竹學也

則南戒之南而極於西矣故曰西征讀其集武部之搆撰皆在焉而何以獨稱西征也要其成也馮子之搆撰其在武部者毋弗良而其成莫過於貴竹故以云馮子天才秀峻朗拔獨得其至而又以專精之力求之日營營日若與千古接而不復置一世於其裏第武部之作不能不擾之以事而膠之以酬應之日故不獲盡人而進之天迨至貴竹而其天全矣夫是以若庖丁之解牛而輪扁之斲輪也吾始讀其紀行之三篇而怵焉若無

是也歐陽氏之濫觴而范氏周氏陸氏之橫流然其辭蔓而枝今者若鏤矣若繪事矣其至者若化工之肖物矣鑿鑿乎古路史選也紀行之詩而酬贈附焉出於機入於淵五言其尤長城哉若八珍之為味至舌而甘愈咀而愈不忍已矣悠乎古詩選也彼夫記序之典而裁也志傳之法而縱也表啓之麗而則也竿牘之旨而俊也貴竹得其七武部得三矣其疏移之博辨也與筴事之晳也則武部之與貴竹也均矣吾以為馮子之才近

柳子柳子之去禮部而游於嶺也馮子亦似之然而無憂譊作勞戀故而慕新之念以為之梗是故馮子之天全而柳子之天琢今馮子深以為累拂衣而歸卧於泰伯季札之墟曰嚮者吾學於武部為之而有以為者也學於貴竹為之而無以為者也今造物者惠我以日而不膠擾我我將無為而無不為而豈直一雕蟲而已哉竊自謂今而後而天始全雖然余未之敢必也夫能使人不用者才全而德不形窺馮子之緒言與行事之皆

亡但貴竹固已置四垂於股掌而蜷弄之夫德機露矣馮子能不為世用而不能使世之必不用世且妬而奪之則何如曰不得已而有功者與有言者劑也亦所謂無為而無不為者也

弇州續稿卷四十七